

/// 岁月静思

与父亲同眠

■李 晓

我的父亲已驾鹤远上白云3年了。父亲生前寡言少语,很少作明确的情感表达,而且极少表扬我;如果实在憋不住了,就对我微微点点头,嘴里含糊不清地“嗯哈”一声,算是对我表示肯定。我总觉得父子之间外在的淡漠,让我无法对父亲表现出亲密感情。

那年,父亲患了一场大病后行动不便。有一天我搀扶他下楼,父亲脸上显示出忸怩的神情——他实在是不愿意我去碰触他的身体,但因为腿脚无力,他已没有了往日的威严。我扶着他的身体,也感觉像是摸到了一根电线似的,浑身发颤。那天,父亲下了楼,拗着性子要自己歪斜着身子颤抖着走路。突然,他回头对我嘀咕了一句:“谢谢你啊。”望着父亲那可怜又逞强的目光,我心里酸酸的。

前段时间,友人老韩听了我对父亲的回忆,也跟我说了他与自己父亲的故事。

老韩的父亲住在乡下老家,今年88岁了。这些年来,年岁颇长的生命渐渐枯萎,变成小小的一团儿蜷缩着。老韩回老家时看到父亲趴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前捂住胸口喘气,就像一只匍匐在土地上的大青虫。

老韩不知多少次恳求:“爸,来城里跟我们一起住吧。”他父亲却总是连连摆手:“不了,不了。”

老韩父亲的理由有一大串:老房子要留人,地里的菜要人种,鸡鸭要人喂,橘子树要修枝,池塘要清淤,老烟囱要冒

烟,邻里人家要有个相互照应……老韩父亲在村里老乡们面前感到自豪,常说:“我那儿子啊,在城里有出息,常给我钱,我也用不完。”老韩父亲把儿子给的钱拿到乡里银行存上定期,没事儿就在心里盘算着一年的利息收入。

平日里,老韩父亲也一趟一趟从乡下来城里看儿子。人老了,儿子就是扎根在心里的一棵树,即使只望上一眼,浑浊的老眼也会放出光彩。

去年冬日的一天,老韩父亲又来城里看儿子了。那天,老韩本来是给父亲准备有单间睡觉的,但家里临时来了客人且需要留宿,老韩便安排父亲

和自己睡一个房间。晚饭后,父亲洗了脚便早早上床,老韩轻声问:“爸,天色还早,您就不看一会儿电视?”父亲笑呵呵地说:“我先上床,给你暖一下被窝。我这把老骨头啊,还是有些热量的。”

老韩在客厅陪客人闲聊,听到卧室里父亲已发出均匀深沉的鼾声。在乡下,老韩的父母每天也是早早地就睡了,翌日天不亮便起床,到屋后山坡去转悠,听鸟鸣,听春风夏雨、看秋露冬霜,或扛着一把锄头下地干活。

客人去睡觉后,老韩看了一会儿书,感觉倦意袭来,便进屋上床睡觉。老韩父亲的鼾声

变大了,他张着嘴,口水也流出来了。老韩这才注意到,父亲的嘴里,已剩不了几颗牙了。被角掉了下来,老韩替父亲轻轻掖上。不料,父亲被惊醒了,猛然睁开眼问:“儿啊,天亮了?”“爸,还早着呐,我正要睡。”老韩上了床,感觉被窝里好暖和啊。老韩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天冷,父亲常搂着他睡,屋顶青瓦传来滴答的雨声,除此之外周遭一片宁静;父亲没在家时,“小韩”就瑟缩着身体睡到天亮,被子一直都是冷冰冰的。老韩大学毕业以后在城里发展,衔泥筑巢,安身立命。而他的父亲母亲,在乡下像草一样默默老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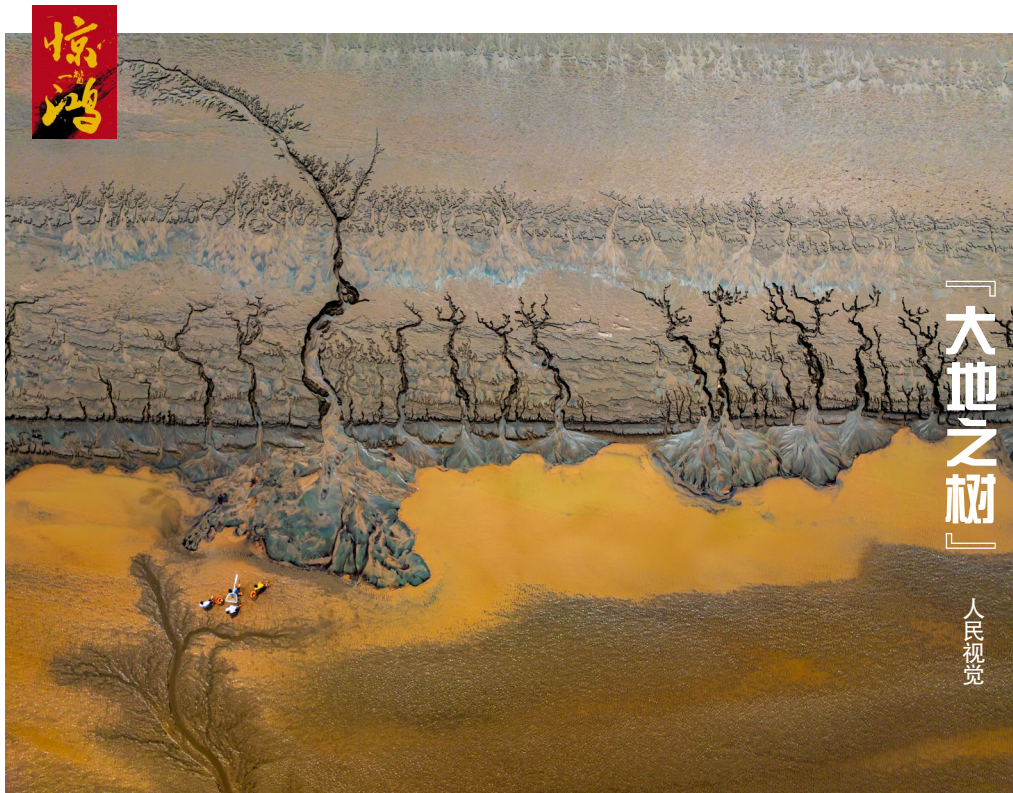
那晚,熄灯后,老韩虽然感到很困,却睡不着了。旁边睡着的这个男人,是他的父亲,但他不知怎的,突然感觉有些难为情。老韩自从人过中年后,已有很多年没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了,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肌肤竟微微有些排斥——真不习惯了。老韩心想,这个男人,给了他生命,也是他爱护和惦记的亲人,可现在和这个男人睡在一起,怎么就有些不自在了呢?老韩轻轻缩起了腿,却还是碰上了父亲脚。老韩的身体本能地抖动了一下。

父亲醒了,轻声说道:“儿啊,爸睡觉打呼噜,你先睡。”父亲抬了抬被子,把被子顺到儿子这边来。这是熟悉的动作,父亲怕儿子冻着了。小时候,儿子常搂抱着被子睡,父亲却总晾着半边身子。

儿子又回想到,5年前父亲病了,来城里住院。晚上他在病房照料父亲,困了趴在床边就睡着了,但很快醒来。父亲竟起床,一把拔掉输液管子,有些激动地说:“来吧,儿子,你来睡,爸没事了!”

一段段关于父亲的回忆来来往往,儿子在被窝里的体温逐渐上升,几近家族世代流淌的血液的温度。他悄然起身,把被子顺着父亲那边扯过去,心想:爸啊,你好好睡,儿子今天晚上就守你一夜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起床了,儿子眯着眼睛看着父亲穿衣服的背影,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听了老韩跟他父亲的故事,我愈发想念我的父亲。要是我也能再跟父亲睡到一张床上,并且紧紧地抱他一下,该有多好啊!



「大地之树」

人民视觉

我与城

寿县古城静枕河

■陈 璨

夏日,微微细雨,飘然洒落,密密匝匝如织网,铺在蜿蜒逶迤的淮河上。姥姥家住淮河附近,以前每年逢雨水丰沛的季节,她常会挎着竹篮,携我到淮河大坝挖苦菜。夏日的岸边,安然静谧。前夜一场雨水簌簌过后,泥土被冲洗过,显得很柔软,脚踩在上面,松松软软,碾下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的印迹。因为挖苦菜的缘故,近在咫尺的淮河总会在不经意间进入眼眶。披着夏衣的淮河,不疾不湍,河床温软地躺在大地的怀抱,像一块横卧东西的

巨型果冻。顺流而下,云水交接处,雾霭茫茫,只有一叶轻舟摇晃着;船桨驶进波浪,传来咯吱的声响,余音绵绵,唤醒水底的游鱼。

淮河古称淮水,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山太白顶西北侧河谷,自西向东,如一条银白色的长龙,环绕在山川沟壑之间,经年累月,见证着两岸旖旎的自然风光与和煦的人文风貌。淮河流经淮南后,蜿蜒西去,经主城区家庵区,浩浩荡荡,绵延向20公里外的寿县古城。潺潺流水在此停下急促的脚步,静静仰望古城的兴繁时光。

寿县古城建于宋熙宁年

间,历经900多年沧桑,于淮水岸边岿然屹立。漫步古城墙,放目远眺,只见八公山下,淝水之战古战场尽收眼底;安丰塘内,水浪奔涌,每一朵奔腾的浪花,都镌刻着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光辉。当年苏轼经由寿州(寿县),曾作《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》:“我行日夜向江海,枫叶芦花秋兴长。长淮忽迷天远近,青山久与船低昂。寿州已见白石塔,短棹未转黄茅冈。波平风软望不到,故人久立烟苍苍。”近千年后的今天,悠扬诗意仍绵绵不绝,映照着寿县古城的深厚古韵。

寿县古城按东西南北分设

“宾阳”“通淝”“定湖”“靖淮”门,门外被滚滚而来的淮河形成的护城河簇拥环抱。炎热的夏季,护城河岸,水草丰茂,一束束柔嫩的草叶抚弄着河水,晕染出圈圈涟漪,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生动细节。

我堂叔家住寿县古城内,打小我就常在那里玩耍。儿时夏天的傍晚,我常和弟弟(堂叔的儿子)站在古城门口放风筝。玩累了,我们便一股脑儿钻进草地,看河里的鱼儿游弋嬉戏。等到夕阳西下,夜幕渐渐包裹住整片天空,一颗颗星便开始浅淡地倒映在河面上。不一会儿,整个河水即灿若琉璃,星光闪

闪,仿佛为古城披上了一条有着宇宙般浪漫气息的华美丝带。

翌日清晨,通淝门的钟声响彻云霄,阳光穿过层层雾霭,投射向寿县古城的角角落落。百鸟争鸣之时,浪漫的古乐穿越历史的尘埃,朝我的耳畔竞相涌来。我静静倾听着这份来自过去的回声,看着眼前的古城墙,和那不分昼夜自在流淌的淮河,想象着千百年前在此生活的先人。此刻,借着这厚重的声响,我们隔空相逢。

如今的寿县古城,似一位历经沧桑、久藏心事的老者,他握住时间的手,正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璀璨的过往。